



“除夜”诗中品年味

李焕龙

年关品味咏年诗，我们可从那些堪称经典的古诗词中发现：古时的“过年”，不像如今的“春节七天假”，那时重在过好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即“除夜”。因而，浩如烟海的古代诗词中，不少“过年”的佳品，便是“除夜”的名作。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除夜雪》，就是一首浸透其人生况味的好诗：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陆游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中年入蜀，投身军旅，晚年退居家乡，一生创作诗歌万余首，今存九千多首，内容丰实，多数系为国计民生而作。此诗虽入笔于除夜之雪，但辞旧迎新之情溢于言表：窗外大雪纷飞，诗人在屋里独自饮酒写春联，迎接新年来临。“北风吹雪”的窗外，“嘉瑞天教”的欣慰以及半盏未举的屠苏酒将除夕之夜“灯前小草写桃符”的诗人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戎马一生、漂泊他乡、征戎边未定、忧国思乡的军人形象呼之欲出。正如军旅诗人陆游的众多年节在旅途度过一样，有不少古代诗人因政务、军务、商务等事不能于年关与家人

团圆，离愁之诗、乡愁之词不乏佳作。请看唐代诗人崔涂的《巴山道中除夜书怀》：

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
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
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
那堪正飘泊，明日岁华新。

崔涂为浙江人，却客居巴蜀，故而多写旅愁之作。此诗又名《除夜》，是典型的年节诗作，其旅愁之意跃然纸上：跋涉在道路崎岖又遥远的巴山路上，客居在万里之外的危险地方；乱山上残雪在黑夜里闪光，一支烛火陪伴着我这异乡的人；因离亲人越来越远，反而与书童和仆人渐渐亲近；真难以忍受在漂泊中度过除夕夜，到明天岁月更新就是新的一年。

此诗的最大亮点，是愁而不悲，心中充盈着暖意和亮光。无是“烛”，还是“亲”，都是除夕之夜必有的温度。更因为“明日岁华新”，让愁容展开了笑容，让诗意升华了人性之美。

文天祥是南宋的末代重臣，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被派往元军的军营中谈判被扣留。在他生前最后一个除夕夜，他写下了这首震撼心灵的《除夜》：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写此诗时文天祥已经被关押三年，意志顽强的他没有屈服元军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但冰冷潮湿的牢房、艰涩难咽的饮食、妻儿的宫中服役、朝廷的苟且投降等惨痛的现实使他凄怆伤怀。文天祥人生中的最后一个除夕之夜是在风霜刀剑相逼的困境中度过的。这首诗饱蘸着热血和心泪，写出了诗人悲愤但不屈的情怀。它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身陷囹圄的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透露出有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传统年节习俗中，人们在除夕、元旦之间，靠守岁来辞旧迎新。守岁也叫除夕守岁，俗名“熬年”，就是除夕之夜熬夜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的习俗——除夕之夜，万家灯火通明，大家欢聚畅饮，共享天伦之乐。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所含的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予美好希望之意，传承之意、期待之味以及人与岁月的相融共荣之情在物叙酣饮中荡漾成一幅幅

和谐欢愉的守岁图。且看北宋文学大家苏轼的《守岁》：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
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
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鸡且勿鸣，更鼓畏添挝。
坐久灯花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苏轼用通俗的文字写出了清新的年味：前四句写岁已将近，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中间六句写守岁的情景：儿童强撑着不睡觉，相守守岁的情景；晨鸡声声、更鼓阵阵催催送者新年的到来，作者不禁顿生惜时之感，勉励自己当惜时如金。苏轼用形象的蛇蜕皮喻时间不可留，暗示要自始至终抓紧做事，免得时间过半，虽勤也难补于事。努力应从今日始，不要让志向抱负付诸东流。

在阖家团圆、举国欢庆的除夕之夜，当我们品评着先贤苏轼的守岁之情，享受着亲情满堂的天伦之乐，欣赏着丰富多彩的通明夜景，定有诗意油然而生。那么，就请写吧，像古人那样让除夕充满诗情画意，让年节更富文化内涵。



瀛湖

第 1261 期

早春

张弛作

迎春联语

(一) 为民亲民爱民心所向
春风清家风风鹏正举
政通人和

(二) 梁枕青山艰苦创业修千年鸿福
门对汉江勤俭持家保万代基业
幸福人家

(三) 千山万水正草木萌发
九县一区已春山在望
宇清波净

(四) 高楼座北汉江喜迎东风
亮窗南望青山欢度春节
乐居安泰

(五) 子夜爆竹驱疫送鼠
丑时灯火迎福现牛
序转乾坤

(六) 幸福敲门常问安
快乐入户好鸣锣
三五之春

(七) 鼠奔西山万众欢乐因保粮
牛出东坡一声高歌爱莲
迎新庆余

(八) 明月为伴正月十五我相邀
清风做客大年初一你就来
欢节度春

屈善施

回家的路

候慎



我行了一个礼，那是对一个年轻见习警官的认可。

2013年除夕夜。大兆的桃花和韦曲新街的雪花同时而至，长安已经是有几年没有下雪了，新年在碑林看守所看押人员表演的节目中开始，这一次，我答应了三年未回山东菏泽老家过年的张哥，替他值五天班，他好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去给父母磕头，在长安成了家的他早就应该回去拜见家里的父母，和妻子结识时也只是给父母寄了一张照片，娘在电话那头一个劲的夸妻子好看，就是想见见，路途遥遥，父母从未出过门，婚礼上也是单位领导代表男方讲话，张哥言语里满是对父母的亏欠，说这次回去一定先要给父母跪下磕九个响头……

2014年的冬天特别的漫长，也特别冷，刺骨的寒风灌进脖子，冻的人瑟瑟发抖，已是腊月十八，再有十二天就要过年了，母亲在电话里说，家里已经准备好了我最爱吃的饭菜、水果、现杀的土鸡和活鱼，已经腌制好了，早早的包了饺子，父亲在茨山南买了很多野味，就等我回去了。电话那头的母亲不知道我此时已踏上往边疆的列车。当时临近毕业，正是不知何去何从的当口。我在想，如果不当警察，我又能干些什么呢。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到达沙镇已是第三天昏，战友在车站接我，下车走进夜色，天上的月亮特别圆，冰天雪地，我躺在雪地里，敞开大衣，喘着粗气，不知道如何开口向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说我已经离家几千里，来到驼队经过的地方。战友走向我，将身上酒壶递给我说，喝两口驱寒，吃着牛肉干，喝着战友递来的酒，任月光将我浑身铺满……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没有阻挡想家的洪水，借着酒劲鼓起勇气给母亲打去了电话，长达三个小时的沟通，母亲先是责怪，后是理解，并再三叮嘱注意安全。

大年三十，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果市，这一年，在红烧肉，排骨饭里，在军歌声中，在狂欢夜，在值班备勤各种任务中，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尽管这一段的经历非常短暂，之后因为伴随着对边疆生活的各种不适，各种思乡心切，不得不于无奈中和一起战斗的兄弟们话别，再次坐上返程的慢火车，阔别亲爱的战友和首长。但这一段短暂而又弥足珍贵的军旅时光，却无数次出现在我后来的梦境中，回忆里。

如果说此前只是我从警路上的预备役阶段，那2015年便是我成为一名共和国人民警察的真正开端，在毕业后无数的憧憬和期盼中，我终于通过省公务员招录考试加入了到了繁阳县公安局这个优秀团结的集体中。初入职被派到洞河所，成为一名守护在山水间的平安使者。

上班后的第一年春节，按照班次，年三十和初一是要值班的，但所长陈说他在洞河当了快十年所长了，无一例外，年三十和初一是他值班，让兄弟们回家过年，对我来说真的是个超级大的好消息，我立即告诉母亲，说今年腊月二十九就可以回家了。三年来在家过年，三年来第一次在过年，可以在家和家人团聚，感同是不能身受的，只有经历过才会倍加珍惜。

回家之路，漫长且悠远。从警之路，才刚刚起步。警察岗位有艰辛，有苦累，有心酸，有无奈，有牺牲，更多的是使命，是奉献。因为使命，所以坚守，因为热爱，所以我在。保一方平安，守一方宁静，每一年节假日数以万计的警察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计其数的同行因为捍卫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人慨叹不值得，那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一个男人对他选择职业的热爱，没有值不值得，有的只是特殊的使命和担当。

今年的年三十，我仍值班，母亲和父亲电话里更多的是平静和关切，已没有了往日的责备。叮嘱的还是那句老话：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我想，这可能也是每一位警察的父母都想跟自己的孩子说的。

二零一六年的除夕夜，我二十三岁，刚刚参加工作半年。那一晚我和几个同事负责火车站辖区的巡逻也警任务。坊间传言，从二零一七年开始，西安就要在三环内燃放烟花爆竹，因此那年的除夕夜更像是最后的狂欢。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等到下班的时候，离新年钟声敲响还差十几分钟，我们开着队里的旧警车，行驶在空无一人的环城路上。关闭警笛，只留警灯闪烁。平日里车水马龙的街道此时格外空旷，隐约间还能闻到空气中的硝味。光影轮转间，年轻的警官们脸上忽明忽暗。

车上静悄悄的，唯有广播里传来悠扬的萨克斯声，所有人都默不作声，似都在刻意回避那个话题，也没人敢提起那个字：家。是啊，家，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字眼了。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在异乡的除夕，不知道爸妈这会在干嘛呢。年夜饭应该挺丰盛的，可惜我不在家，也没人陪老爸喝两盅了。春晚应该一如既往，期待中有一些失落，热闹中有一些无聊，但跟家人在一起，再无聊的节目也总能笑出声来。门口的红灯笼也不知道点上没，这可是小时候我最爱干的活。每一年，我们都会去老街口一位老匠人那里买回来一只纯手工制作的红灯笼，老匠人有八十多岁了，他一直固守着他那笨拙的老手艺，哪怕买的的人寥寥无几，哪怕孩子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传承他的手艺，他依旧不紧不慢地削竹签，绑竹架，裁纸熬糨糊，不紧不慢地做着他的手艺活，慢慢地也就把自己也和那条老街融为一体，活成那条复古色老街上一段最美的旧光阴。

这一年的除夕夜，在离家二百五十一公里的另外一个城市，我忽然特别想念秦岭以南汉江边上的那座小城，想那条有着最普遍最广泛含义的解放路，解放路上曾经遍种的合欢树。想拐进小区一段幽深的路口，小区里静谧的地灯，院子里高大茂盛的桉树和桂花，想那一栋高楼窗口投射出来的温暖的灯光，厨房忙出忙进的爸妈。是的，我想你们了。我想家了。城市里，乡镇中，灯火阑珊处，星光下的人们正在团聚。老人、孩子，认识的、陌生的。家人、朋友，我爱的、爱我的。所有人，都在平安喜乐。这一切，真好。

这一年的除夕夜，我在离家几百里外的地方，和单位的兄弟姐妹一起，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做城市的守夜人。天空中绽放出一朵朵无声的烟火，恬淡的一刻缓缓流过。那瞬间，胸中涌现出难以言喻的情感。我突然有了想要守护的东西，那就是此刻，阖家欢乐的人们脸上的笑容，哪怕在这个笑容背后，是千千万万和我一样的警察在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他们或坚守在缉毒一线，或千里追凶，或在熙熙攘攘的大街岗亭，或乔装成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外卖哥、水电工混迹在人群中，足迹遍布大街小巷，只为守护你的平安和喜乐，或沐风沐雨，或行色匆匆……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警察，就是一座城市平安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零一四年，昆明火车站恐怖事件中，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察之一，是昆明站派出所副所长张立元。他面对歹徒，大喊：来啊，来砍我啊。张立元追过去对一个暴徒说，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暴徒。但他们还是往外跑，张立元立刻追上去。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截住一个暴徒，几个暴徒一起扑了上去。张立元冲上去想制服其中一个，但这人回头一刀，砍在了张立元拿着对讲机的左手上，食指被砍断了，骨头露了出来。医生说，他的食指是一个不全离断，开放性的。经过了急诊手术断指再植。经过功能锻炼也可能只会恢复70-80%。当时的车站可谓人间地狱，歹徒见人就砍，血流遍地，有的人躲进厕所，有的人躲进店里，有的人躲在椅子上，当地狱降临在人间，总得有人向火而行。向火而行也有许多技巧，划水也可，坐等指示也罢，他选择了最拙却最勇的一条路。恶龙，来砍我啊。滴血的长刀下，正义没有低头。

惨案发生时，我还是一名公安院校学生，而如今，我早已走出校门，穿上笔挺的警服，巡逻，执勤，站岗，抢险，救灾。没有正常的节假日，没有和家人同步的作息时间，也早已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常态。看人哭、看人笑。被人骂、被人夸。心里也早已少有波澜，多是惯有的从容和平静。有朋友问我，作为一名警察，最骄傲最自豪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我想，最骄傲最自豪的时刻，大概就是穿上这身警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的时候吧。

心安处是吾乡

陈小陆

今天是2月1日，从江门坐两个半小时的大巴来到惠州，这是我最快的一次城际旅行。高速路上车辆稀少，国庆节被堵在路上八个小时的情景已不再。

坐车的时候，我不喜欢听歌，不喜欢看电影，甚至没心情看平时最喜欢看的小说，我只喜欢看窗外的风景，看窗外的车来车往，看路边的风景。路上的风景真的很迷人，前一秒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感受大湾区的繁华，车流不息，行人脚步匆匆，下一秒就来到了

田间水塘旁，有人在烈日下悠闲垂钓，这种感觉在大湾区以外的地方是感受不到的。从江门到惠州，从西江到珠江再到东江，从粤语到客家话，那种传统与现代、那种传承与撕裂、那种开放与坚守、那种繁华与悠闲，是在大湾区以外的地方感受不到的……岭南啊岭南，真是奇妙的地方呀。坐在只有四个人的大巴上，前一分钟太阳从右边的窗户直射进来，刺得你睁不开眼睛，下一分钟太阳就从右边窗户偷偷地望着你，刚好在司机师傅大喇叭式的“配乐”下，一秒钟就进入了中学时代看的MV当中了。脑海里就自带音响，响起你最喜欢的歌，歌词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那种感觉，仿佛记忆的冰山一角融化了……

微信响起，同学问我要不要去他那玩玩，我说逗呢，我已经踏上回惠州的路程啦。从聊天中知晓，我们今年都不能回家过年，他在乎做侨乡建

筑文物研究，今年就和钟爱的侨乡建筑过牛年啦。而我呢，从跟爸妈的几次视频通话中，他们对我回家过年的态度从盼望到观望再到拒绝，可是我却从中感受到了热烈的关切，疫情没有减少家人们的感情，反而增加了许多。前几天刚放假的时候，爸爸还特意给我打电话说一定听单位的安排，不要擅自做主不要为国家添乱，利用好假期好好吃饭，锻炼身体、锻炼身体能力。

这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回。第一回不回家不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不去走亲戚。有人说：家乡养不活肉身，他乡又安不下乡魂。而我却说，我的国魂，四海为家。在我看来，我是幸运的呀，回家的时候我陪爸爸跑步、晨练，陪妈妈买菜，走亲戚逛安康；在江门我每天的工作像打仗，每天都是倏忽而过，格外充实。回惠州到未婚妻这边也有家的温暖。我觉得，我的灵魂一分为三了，在每一处都安放得很踏实很心安。有句话叫做：心安处是吾乡。那么我的家乡有三个，因为这三个地方都使我心安。异乡过春节，这是我的第一次，这也是家乡的第一次，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头一回。“肉身”与“乡魂”互相成全，成全之美，乃大美。疫情之下，这份成全，更凸显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观念的生生不息。

过年

屈玉渊

岁末将至
街市塞满了春联
客商吆喝着年货
一声问候
年好
祝福在微信里升腾
热闹于红灯上跳动

火车在年味中穿梭
从冬日离去，直到冬日归来
母亲把对儿女的思念
藏在数九寒天，就等除夕炖在锅里
亲戚把对家人的怀念
沉在酒杯热炕，就等春节里短家长。

南北让距离变远
视频让亲情走近
归心似箭的游子
即使泰巴对月
纵然岭南望北
却早已隔着屏幕遥寄乡愁
从南到北

不是所有的疲惫都有依靠
不是所有的倦鸟都能归巢
不信请品范希文的渔渔
不信请读贺季真的乡书
不信请拂刘梦得的杨柳
那个留学南洋的夏州姑娘
奈何疫情肆虐至今未归
想起过年眼角泛泪
她说，天各一方，彼此安心过年甚好。